

名家专访

夜行海口老街

林白

置身于这条骑楼老街,像是处在某个南洋城市的深夜,又像布景。巴洛克风格,圆柱,拱窗,拱顶,奢侈的弧线,突起的接缝、浮雕的细节、百叶窗……而人从骑楼下穿行。

它们其实都有百岁了啊!这些骑楼们。如果把它们刷白的外衣去掉,就能直接看到岁月的痕迹——古旧、斑驳、积年的水痕,多年的青苔,陈年的灰尘,以及墙头横出的一棵树一——某年某月,一只鸟在墙缝里拉屎,一粒种子落下了,风也肥,雨也足,阳光更是无限,于是树就生根抽条,枝繁叶茂。

海南开发,自汉始,隋,唐末,五代十国,南宋,一次次移民,一波波开发,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随着“下南洋”热潮,出洋者众,侨汇源源输入,海口空前繁华,成为一座具有南洋建筑风格的海滨城市。归来的华侨带来了新事物和新的生活方式,橡胶、咖啡、南洋化的建筑和语言。1939年日本人人侵海南前,海口拥有了众多著名的商号,最高的五层楼已经建成,邮局、银行、药铺、旅店纷纷建成开业,剧院、教堂、咖啡馆……洋派的建筑列列成行。那时候,海口人喝咖啡就像喝茶一样普遍。他们穿洋装,他们身着洋装打着葵扇走在骑楼下,甚至乡下,也可以见到农人穿着西装干农活——衣服是亲戚从南洋寄回来的。华侨归来,效仿英国绅士,手执文明棍,头戴白通帽,电影《红色娘子军》里假扮侨商的洪常青就是如此打扮。其时教育大兴,二十年代办起了琼海中学,三十年代中学建了游泳池和体育馆。

欧风劲吹西俗浸染,相比内地的沉闷迟重,海南仿佛现代化运动的前沿。五月的夜晚,我们走在两边是骑楼的老街上,从中山路的这头走到那头(有关中山路,是否与孙中山当年的活动有关?早期民主革命,曾经依托南洋的思潮、风气、人才及资金,甚至孙中山的形象就是身穿白西服头戴白通帽的形象)。天气有点潮热,下午刚刚下过一场大雨,热气蒸腾未散,令我想起老家广西的雨。仿佛是呼应,我突然看到了一种特殊的门——推笼门,那是亚热带地区特有的门,横向的木柱,等距离相间由低到高,以推拉开关,如巨大的木笼。风可浩荡进出,宅院内通风良好;来了贼寇一眼可见,他却进不来。这种推笼门我小时随处可见,现在已经难找了。

沉浸一时,忽然又见一棵大凤凰树立在不远处,这种于我特别亲切无限热爱的树正开着花,在店铺灯光的照耀下适度地明媚着。我想起1975年,中学校园里的两棵老凤凰树,每年夏初,金红色的花朵开满一树,我们的排球在树下咚咚有声,我们尖叫、跳跃、满头大汗……它们早已破掉,我已多年不见。现在,眼下,凤凰涅槃般,在海口重生,与我相逢。后来到三亚的南山,看到蓝天下灿灿如火的满树凤凰花,那更是大大的一重惊艳!

夜晚的老骑楼街正待重新开张,它们的咖啡馆已经布好阵脚,眼下尚未营业。街面的摊桌上满堆着椰子,个个有排球大小,青绿新鲜光亮,“这是今天早上才摘的!”5元一个。老板娘用砍刀砍开小口,人人双手捧在胸前,勾头猛吸。天上的甘露就是这样降落人间的,吸日月之精华,高悬在椰子树上。据说椰子树喜欢人,要傍人而生。若在森林里迷了路,你要迎着高高的椰子树走去,树下一定有人家。而椰子又是长眼睛的,它掉下来从砸不到人。喝完了椰汁,老板娘敲开椰壳,用一角铁器挖出椰肉端上。椰肉以前吃过的,不过是像生花生,比花生略硬,有椰油香。这回的椰肉却大不相同——是嫩的,嫩的程度不同口感各异。最嫩的那个,简直就像吃豆腐脑!颤抖抖,滑溜溜,一吸就进肚子里去了。

见之大惊,食之长叹。灯光暗淡处,传来几声唧唧呀腔。是琼剧,当地的地方戏。有不少人挤在台前看呢。在骑楼中间横了一戏台,下雨了就躲在骑楼下,雨住了再出来。挤在人群里伸颈侧耳,听不懂,就算了。一路逛到街的尽头,拐弯,忽然发现,竟是到了戏台的后背,身着戏装的演员们在走动,裙裾摇曳,水袖飘飘,长发垂到腰间。有人在补妆,他们坐在临时搬来的书桌前,电灯牵到头顶,一个男演员,三个女演员,四人对着镜子,描他们已经很黑的眉毛,又用粉刷,补脸上的红妆。弄好了,两人拿出手机,打电话。身上的古装和手里的手机,看上去有些奇怪,“真是穿越啊!”同伴点评道。

而戏声正喧,夜正浓稠。(写于2013年5月。作者林白,著名作家,原籍广西博白。著有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林白文集》等。部分作品被译成六种文字在国外发表出版。)

新故相推,岁月无声。转眼间,母亲离开我们已经20个年头了,20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我的母亲,有时梦中醒来,泪水竟浸湿了衣襟。

我的母亲和千千万万中国农村妇女一样,勤劳、善良、慈祥、宽容,善于持家;但又不同于绝大多数母亲,她还有着多舛的命运,却坚信世道向好。

母亲姓高,生于1926年,家境贫寒但品行和容颜尚好,10多岁就成了我家的童养媳。

母亲生前说,她到杜家的时候,家里有我爷爷、奶奶、父亲、4个姑姑,还收养了一个孤儿。家住集镇上,开一个干店(类似招待所),有一块3亩大小的菜园,30多亩的良田。养有牛、驴、猪、鸡、鸭等畜禽,一大家子的吃喝穿戴,畜禽饲养几乎全压在母亲一人身上,未成年的她就承担了成人难以承受之重。

母亲一生共生育6个孩子,长女和幼子因缺衣少药而夭折,由于我父亲在壮年含冤去世,其余4个兄弟,皆由母亲抚养成人成家。大哥二哥因辛酸的历史缘故未能读书或中断读书,三哥和我赶上了好时代,均上了大学,这首先得益于时代的好政策,当然也得益于母亲的操劳和长远的眼光。

父亲去世时,只有48岁。此时,我还尚小,哥哥们均未成家。母亲安顿好父亲的后事,悲伤但不失从容地说,不能老是下雨,老天总有放晴的时候,不怕。

母亲的话虽然腔调不高,但语气里透出的不被苦难吓倒的坚毅,让我陡然间不再恐惧,并对未来充满希望。

磨难教人坚强。我读小学时,春季田野里总是野花盛开,姹紫嫣红,满眼青翠,生机勃勃。到了周末,母亲就会带我去麦田挖野菜。

此时,我就像脱缰的野马,在田野里四处驰骋,一会追逐野兔,一会捕捉蝴蝶,东奔西突,不亦乐乎,直到跑得满脸泥土水痕方才停顿下来,全然忘了挖菜,母亲只是笑笑并不责怪。

这时,母亲已把一大一小两只篮子装得满满的。野腊菜、马齿苋、芥菜、荠菜,开花的、不开花的,统统挖到篮里。小篮子的算是我挖的,母亲还帮我提着,我跟在母亲身后,一蹦三跳回家去。这是我一生中值得回忆的快乐童年。

在那个年代,谁家能保持每天吃上三顿饭就

人生况味

怀念母亲

杜雷

算不错了,更别提每顿有菜吃了,然而母亲却能让我家一年四季吃上菜。

每逢生产队打芝麻叶制作干菜,绝大部分社员因为怕热就会选择在地边打,可母亲总是不错过任何捕食机会,冒着酷暑到密不透风的地块中间打,她会把手里所有的旧布单、菜篮子都统统用上,来回几趟大包小篮地往家运,直到认为够全家冬春吃菜为止。

收割季节,庄稼地里难免会掉一些麦穗、豆荚,不管多累,母亲总要带着我们尽可能多地捡拾麦、豆、谷粒。我在人禽踩踏的痕迹里,在乱草从生中信步低头,像寻找宝藏一样寻觅着因隐藏在地下而被遗漏的粮食。我们捡拾的哪里是粮食和蔬菜,这分明是母亲为我们精心编织的生活和对未来的希望,就像堆在地上的雪花那样,一次又一次地累积。

老家数单逢集,每年腊月,为置办年货,人们老早就去赶集,卖的买的各取所需,熙熙攘攘,好不热闹。那年景,由于不许私自开店,赶集人没地方吃也吃不起热饭,又冷又饿,不胜唏嘘。

这时,母亲就会蒸上两锅热红薯让哥哥偷偷去街上兜售,从街这头走不到街那头,两锅红薯就被一抢而空。这在满足赶集人驱寒解饿的同时,又为我家换取了过年的便利小钱,用今天时髦的话讲叫做善于捕捉商机。

母亲心灵手巧,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兄弟几个结婚摆上几桌,都是母亲主厨,七个碟子八个碗,几冷、几热、几汤弄得像模像样,客人赞不绝口。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她也能做出花样翻

新的饭菜。比如红薯面煎饼啦,野菜粉条饺子啦,不重样的各式包子、面条啦,粗粮细作,不一而足。

一大家子,上老下小的衣服鞋袜,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队里队外、街坊邻居的大姑子、小媳妇,经常向母亲讨教针线活计,今天要个鞋帮,明天裁个衣服,大娘长、大娘短地叫着,母亲乐此不疲。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大字不识几个的母亲敏锐地捕捉到政策要好转了。于是,她叮嘱我们要用功读书。紧接着国家落实了政策,大哥三哥结了婚。此时,超婚龄的二哥还未成家,房子成了问题,在农村无房是休想娶上媳妇的。正在母亲焦虑得一筹莫展之时,旧供销社几间高大宽敞的收购站急欲出售,但要价1000元,一时无人问津。

这在当时,无论对谁来说,都是个天文数字,但母亲毫不犹豫认购下来。母亲的果决来自她长期积累的缜密经营理念,大哥煤矿的收入,地里红麻的收入,家里养猪的收入,……东拼西凑硬是把房子买下。

兄弟成家后各自有了孩子。待到孩子们都上学后,母亲有一天提醒我,哥哥们供你读书了,他们的孩子上学你也要多操心。我谨遵母亲的嘱托,不敢有丝毫怠慢,在兄弟们的共同努力下,9个孩子全都读了大学,其中6个研究生。母亲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读书观,不要说是农村妇女,就是城市人也未必都能企及。

等到家庭条件稍好,有一天,母亲却被摔成股骨头粉碎性骨折,但她一声不吭,直到被我发现后,才不得不住院治疗。

其间,每当陪护的哥哥离开一会儿,她就趁机把输液的针头拔掉,弃医已决,甚不配合。我当时公差很忙,只能抽空去看看,知道这事后略带抱怨地批评两句。然而,她却若无其事地说,“娘没有用了!”,除此并不多说一句。

我当时哪能理解母亲的良苦用心,她是担心治病花钱,宁愿不治,也决不再给她尚不富裕的孩子们添加半点麻烦。

我难以像母亲一样保持朴素本色,学会直面苦难、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才是对母亲最好的致敬和怀念。



《渔风》(木刻)

张慎麟作

读杜甫的《赠卫八处士》:“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我仿佛闻到了韭菜香。

乡下老家的院子里有一块空地,母亲翻松土,整好畦,种了两畦韭菜。

冬天来时,母亲给韭菜搭建了一个小小的拱棚,一开春,韭菜嫩芽就开始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母亲打了水来浇,一夜之间,韭菜叶似翡翠,绿意玲珑,散发出它特有的清香。那种清香勾引着我的味蕾,我禁不住用手掐了几棵,洗净,卷在煎饼里,大快朵颐,吃得满口留香。

母亲说“一月葱,二月韭”,意思是农历二月的韭菜味道是最鲜美的,能品出春天的味道。所以,显得特别难得。每年二月,总会有乡邻来我家“借”韭菜,说是头茬韭菜能做药引子,我想大约是在早春百菜未生的季节,也如我般饿了这春天的味道吧?

头茬韭菜成熟了,母亲磨快那把精巧的小镰刀平着地面把韭菜一簇簇割下来。分成很多份,送给四邻尝尝鲜。母亲把剩余的韭菜清洗干净,切成寸段,旺火油锅,伴以精盐、青椒丝、味精等佐料下热锅,先炒韭菜后炒鸡蛋,煎炒至鸡蛋发黄、韭菜微软就停火出锅。黄绿相间的鲜韭炒鸡蛋,连香味都是柔嫩的,那纯真的味道,吃一口齿颊生香。在金黄的鸡蛋陪衬下,韭菜仍保持着刚从地里长出的那份碧绿,让人感觉春真是无处不在啊。

古代的诗人不单是杜甫喜欢吃韭菜,诗人高启在《韭》中写道:“芽抽冒余湿,掩冉烟中缕。几夜故人来,寻畦剪春雨”,把故人来访,冒雨寻畦剪春韭的情景描写得惟妙而生动。还有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如辛弃疾的《昭君怨》:“夜雨剪春韭。明日重斟别酒。君去问曹瞒。好公安。试看如今白发。却为中年离别。风雨正催残。早归来。”李商隐的《题李上谟壁》“旧著思玄赋,新编杂拟诗。江庭犹近别,山舍得幽期。嫩割周颙韭,肥烹鲍照葵。饱闻南烛酒,仍及拨醅时。”元代诗人冯子振的《鹦鹉曲四〇首》其一:“紫门鸡犬山前住。笑语听倾骨肉父。辘轳边抱瓮浇畦,点点阳春膏雨。菜花间蝶也飞来,又趁暖风双去。杏梢红韭嫩泉香,是老瓦盆边饮处。”这些诗,都写出了春韭的鲜嫩。

韭非不是人人都可以尝得到的,所以蒲松龄说:“二寸三寸,与我无盼;四寸五分,偶然一顿;九寸十寸,上顿下顿。”看来蒲公家里没种韭菜,所以很难以吃到韭韭,只有吃老韭菜了。

如烟往事

田边的黑色浆果

颜小烟

生活在乡下的孩子几乎都是野果不离身的,小时候每次随母亲去地里干活,累了的时候母亲就让我在田垄上休息。田垄上的野草繁多,野虫也多,其中有一种叫龙葵的浆果,株开白花,果实是圆形的,绿色,成熟后是紫黑色。我每次口渴的时候,母亲就叫我随便摘紫黑色的龙葵果吃。龙葵果酸甜可口,吃多了能解渴,但会唇舌发黑。可每次随母亲去田里干活,我还是会乐此不疲地在休息时间摘龙葵果吃。每一次,母亲看着满嘴紫黑的我,总是要假装生气地骂我小馋猫。

还有两种曾在各个田头野地疯长的黑色浆果也是母亲教给我认识的,一种叫火炭母,一种海南话音为“猫腻”。这两种野果长得极小,要摘好多好多放在一起吃才能过瘾,我每次都是大把大把地采摘,直到手心装不下了才开吃,那种感觉特别凉爽。火炭母也是开着白色花朵,黑色的果子外壳还包裹着一层白色的纱衣,看起来有点像小小的“眼珠子”;“猫腻”相对而言就比较娇小,果实黑色,呈椭圆形。每次吃完这两种野果,唇舌也全部会被染成黑色。

从小村庄往集市走的路上就随意生长了好多好多的火炭母和“猫腻”,我每次随母亲去赶集,都忍不住跑到田边摘火炭母和“猫腻”吃,直吃到满嘴黑不溜秋才满意。母亲总是纵容小时候的我胡作非为,还满心欢喜地看着我不断犯错,最终也只是轻轻地责备一声。有时骑车去上学,只要看到路边有成熟的火炭母和“猫腻”,我就会把单车丢在路旁,先吃个痛快才去上学。一到学校,同学们看着满嘴乌黑的我,都笑得合不拢嘴,直到我都不好意思抬起。

此后,我还被迫认识了另一种黑色的田边浆果,但这一种浆果的味道很讨喜,每次我都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肯将它们吃下,它们的味道凉凉的,吃下会有点恶心的感觉。我曾经多次在网上寻找过它们的身影,却遍寻不着。但我相信所有在海南乡村生活过的孩子应该都会很熟悉它,它有一个很美好的名字,叫“九桔刺”。它全株带着坚硬的刺,果圆形,黑色,水分很足。乡下如果有人不小心吃坏了肚子,大家都会自觉地跑到田头摘“九桔刺”的果子来吃,它止泻的效果特别好。

但“九桔刺”对于我而言,意义不仅在于它的果肉,而在于它的刺。我们生长的小渔村前有一大片一大片茂盛的海上森林——红树林,红树林里生长着各种各样的贝类,其中有一种数量特别多的大头螺,它们就静静地趴在每一棵红树的底下,潮水一退,它们就全部露出来。一退潮,村里的小孩就拎着小箩筐去红树林里捡大头螺。

我们拎着一箩筐大头螺回来,除去去掉的,剩下的母亲会把它放在庭院里晾,等它们把头露出来。第二天一早,母亲把它们下到锅里,煮开后,母亲会叫我随她一起去摘“九桔刺”。我们把这一根根硬的刺拔下,它们就变成了挑大头的螺肉,天然无公害。我随着母亲一边挑螺肉,一边把螺肉蘸着酱油酸柑汁往嘴里送。因为这美好的“九桔刺”,我们所有捡大头螺的时光都变得温润而美好起来。

如今,母亲已不下地干活了,再回家乡,龙葵还是随处可见,但火炭母、“猫腻”、“九桔刺”已渐渐找不到了。随手摘下一把龙葵果往嘴里塞,味道还是那个味道,但心里却五味杂陈,那些陪着母亲一起在田边采摘黑色浆果的日子是不会回来了,它们随着时光慢慢流逝,渐渐消失在时间的缝隙里。

寸心齐战疫 同舟共济时

你的眼睛你的身影(歌词)

郑有基

我看不清你的脸型,我看得见你的眼睛,那样美丽,那样温馨,那是天使爱抚的双眼。

我看不清你的身材,我看得见你的身影,那么勇敢,那么坚定,那是救星驱魔的化身。

你的眼睛,你的身影,给了我活下去的信念。

我看不清你的脸型,我看得见你的眼睛,那样专注,那样认真,是在复苏垂危的生命。

我看不清你的身材,我看得见你的身影,那么忙碌,那么艰辛,是与死神在奋力抗争。

你的眼睛,你的身影,是一份忘不了的恩情。

戴着口罩的父亲

李其文

对于父亲而言他这辈子还从未戴过口罩给地里的茄子、红豇打农药时也没戴过

在他的概念里,口罩属于医护人员

属于那些传染病患者戴着它像是隔着一个世界像地里的作物,套着一层无法触及的亲情

我理解一个地道的——一辈子与田地作伍的农民我和爱人跟他谈到了武汉那个他无法涉足的城市

新闻里一系列有关新冠病毒的报道,以及防控措施

当天,我们看到他戴着口罩从家里出去

从村委会的小卖部里拿着一瓶酱油回来

菜农的捐赠

倪俊宇

叠高的蔬菜闪着他的汗滴满袋的瓜果有他沾泥的手痕他总责怪车厢太小他还觉得车轮转得慢可车厢再大,也装不完他的心愿哟,车开再快也追不上他飞往疫区的祈盼

星辰

王景云

螺旋桨的轰鸣,划开夜空带上必需物质出发

口罩,防护服,护目镜,试剂盒抗生素,抗病毒,抗高热药

陆军军医大的医生,护士们迅速奔跑,开赴战场

“不要告诉妈妈,我去武汉就出去出差了”一个女军医说未来的星辰,在黑暗里等待我奋力去寻找

猖狂的病毒还在原谅我,妈妈,不能回家给您包饺子

那里黑色暴风雪正在呼号满耳都是危险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原谅我,妈妈我愿意用绵薄之力去反击黑色雪花里的妖魔还雪花清纯透彻,越过最后的严寒

看到星辰发芽

